

對交大七十週年校慶貢獻一點意見

朱善培

交通大學滬校創立於清光緒二十二年，迨至本年（民國五十五年）適為七十週年；唐校創立於光緒三十一年，至本年是六十一週年；平校與船校均係創立於宣統元年，至本年同是五十七週年。我們四校同學每年四月八日莫不歡欣鼓舞地參加慶祝典禮，因為滬校開辦最早，即以滬校創立之日為交大四校共同的校慶，實在是很合理的事。

我是前清光緒三十二年考進滬校中院的，距創校之期通滿十載，算至今春，正好是六十週年，若照清代讀書人相傳佳話，正逢所謂「重游泮水」或「重宴鹿鳴」之年，也是人生一件盛事。大陸淪陷，校脈幾乎中斷，幸賴我在臺與旅外校友多方努力，已在新竹復校，我個人以老拙之身，仍得隨諸學長之後回校參加此七十週年紀念盛典，更感特別高興。

本屆同學會常務理事徐人壽、陳樹曦、王章清三位學長來函為校慶徵文發行友聲特刊，藉留紀念，爰就感想所及，建議兩事，惟諸學長審度之。

首以交大各校創立的日期似應有重行確定之必要。現考滬校校慶為四月八日，唐校校慶為五月十五日，兩校均創立於清末，當時尚未通行陽曆，此項紀念日期，不知是陰曆原來的日期，抑係依照曆本改算為陽曆的日期。平校創立只知為陰曆七月，未載明日期。船校創立於何月何日，竟無從稽考，僅能憶及滬校增設船政班時是在宣統元年七月；按當時各學校下半年開學總是在陰曆七月間，該班開學是何日期，也已記不清楚。以上係就我之記憶與查閱友聲月刊後所發現之問題，希望熟悉校史本末的校友惠予考證，以求正確。

其次關於復校後設置院系問題。世局發展，漸於我國有利，收復大陸，指日可期，似應先行恢復管理學院，以培養接收人才。如果今後經費充裕，應當考慮增設工學院，開辦土木、電機、化工等學系。至於理學院各系應俟將來必要時再圖恢復，鄙見如是，敬求指教，實為至幸。

想當年，看今朝； 聊自慰，亦解嘲。

·于潤生·

好久沒有和各位學長在友聲上見面，近以同學會為紀念母校七十週年，擬發行友聲特大號紀念刊，來函徵稿，略述所憶，藉以補白。

我是民國五年冬江陰南菁中學畢業後考入上海母校預科插班生。在母校時間較短，資格亦較淺，與我同時考進預科的，尚有金奎和劉振清二兄。因為班上的同學多半是由母校中院（即中學部）坐升，更有的是由母校附屬小學經中院而至上院的，所以比較起來都是老資格。當時同班共有六十餘人，我們三個新生，均坐在最後一排，我的坐位號碼，似乎是六十二號。其時我們三人在班上，只知靜心聽講，埋頭看書，什麼活動既沒有我們的份；什麼話也輪不到我們講；老師對我們三人多少也有點歧視。所好的我們三個新生倒還爭氣。金奎是上海民立中學畢業，劉振清是上海浦東中學畢業，而我如前所述是江陰南菁中學畢業

。這三個中學在當年也算是滬甯一帶有名的中學，所以我們對於當時母校預科第二學期的一般課程，倒還應付裕如，學期終了，彼此情感交流，往日新舊界限，也就逐漸消融。惟所最感困擾的，為法文一門，因為母校在中院四年級即有法文課程。以我等第一學期新生，而讀第四學期法文，其難可知。加以當時那位教法文的胖老師，讀起音來，舌頭打得團團轉，即此一套已感到望塵莫及。何況文法中的性別極不規則，時常弄得「陰錯陽差」，或「陰陽倒置」，笑話百出，苦頭吃足。考試再考試，勉強通過。總以為從此與法文斷絕關係，又誰知後來仍由母校報送交通部派往法國攻讀電信，與法文「重修舊好」呢。從我奉派留法一事，我深深感覺到人生一切，均有前定，不可強求，亦不能勉為規避，欲知究竟，且看下文。

當民國六年夏預科考試終了，正待束裝返里之際